



優秀的青年團員

重慶人民出版社

優 秀 的 青 年 團 員

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編
重慶市委員會

重慶人民出版社

書號：2056

優秀的青年團員

(文化藝術)

編輯者：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重慶市委宣傳部

出版者：重慶人民出版社
(重慶李子壩建設新村9號)

印刷者：重慶市印刷廠
(重慶都郵路58號)

發行者：新華書店重慶發行所
字數28千 開本787×1092毫米 印張1

(重慶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206)

1—14,500 1955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價：一角三分

內 容 提 要

這本小冊子收集的九篇文章，介紹了九個優秀青年黨員的事蹟。他們戰鬥在重慶市的各個工作崗位上，發揮了高度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勞動，出色地完成了黨和上級交給他們的任務，因而受到青年團重慶市第二屆代表大會的公開表揚。從他們的事蹟中，說明了我國年輕一代的社會主義覺悟的不斷成長以及他們正在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貢獻着自己的最大力量這一事實。

目 錄

堅決反對浪費的年輕人·····	1
江禮明的節約倡議·····	8
青年工人吳國臣和他的“大型紙柏輓”·····	11
史素蓉和她小組的同志們·····	17
風鐮手謝標金·····	21
爲了火車安全地通過·····	27
——記成渝鐵路道口工蕭樹清	
青年養豬模範張仁珍·····	31
一個受到羣衆讚揚的人民警察·····	36
爲實現理想而堅持鍛鍊身體·····	39
——記重慶市巴蜀學校學生向桂馥	

堅決反對浪費的年輕人

有一天，重慶西南鋼鐵公司直屬煉鋼車間煉鋼爐開始檢修，爐前爐後人來人往，吊車忙碌地把車間不用的東西往外吊，小火車頭拖着裝滿鋼鐵的平車朝前奔。

看着這情景，青年電焊工劉忠義有些放心不下：“該不會把有用的工具也混在廢鋼鐵堆裏往外拉吧？”他進車間去查看了一下，可不是，車間熱裝進料用的五個鐵水槽子，只剩下兩個了。

“那三個鐵水槽子呢？”

他找遍了車間，連影兒也見不着。他連忙跑到車間主任辦公室，沒頭沒腦地問：

“以後我們進料不熱裝了嗎？”

“怎麼不熱裝？你聽誰說的？”車間主任有些莫名其妙地反問。

“既然還要熱裝，那爲什麼把好好的鐵水槽子吊出去甩了？”接着，劉忠義一五一十地講了他看到的情況。

“我還不曉得這件事情呢，”車間主任說：“好吧，你先回去，我們調查一下看。”

劉忠義出了辦公室，心裏盤算了好一會。他想：“不能拖！一拖，鐵水槽子就會沒影兒了，好的也可能被弄壞了，我那還算盡到什麼責任！”

於是，他跑去問工長。

“不是我這一班，可能是夜班吊出去丟的。你去問夜班吧！”工長冷冷地，一句話就推開了。

劉忠義又去問總工長。

“我的工作有調動，現在我已經不是總工長了。”總工長懶懶地說。

劉忠義回到他那堆放着電焊材料和工具的小屋去。“好嘛，不是分內的事不管！”他咬着牙齒，激怒地想：“大家辛辛苦苦的勞動、打地基砌磚牆，但是浪費的漏洞却總在那裏拆牆腳，要這樣，我們的社會主義哪年才建設得起來呀？”越往下想，劉忠義越感到自己責任重大，必須堅持鬥爭：不能撒手。

領導上沒有清出頭緒來，劉忠義便從工人中去想法。他把自己的心意跟周開雲和車間檢修工段、鍛工班的工人一說，大家都願意花工餘的時間去找那三個失蹤的鐵水槽子。

他們到處去找那三個鐵水槽子，終於，在新建煉鋼場旁邊的廢鋼鐵堆裏找到了。劉忠義興緻勃勃地跑回來向車間設備主任報告，要求派車子去運。

“既然是吊出去甩了的，恐怕是壞了的吧！”設備主任憑着自己的猜想，隨隨便便回答道。

“沒有壞！”劉忠義急忙申明：“我看過，都是好的，還可以用。”

“做新的算了！”設備主任說，顯然是嫌麻煩。

“做新的？新的用了還不是要舊！”……

爭論沒有什麼結果，車子沒有派出去。但劉忠義還是不

灰心，天天到那廢鋼鐵堆去看鐵水槽子。到第八天上，他看見張如賓副廠長到車間來。他向張副廠長反映了這情況。三個鐵水槽子才從廢鋼鐵堆裏運了回來。

這是一九五四年上半年的事。

×

×

×

去年十二月十一日，劉忠義做長白班。他下班回家，吃過晚飯，坐了一會，這時，他猛然想起，今天晚上車間檢修，又加上今天是星期六，如果檢修的領導幹部萬一不在，車間是很混亂的；上一次扔掉鐵水槽子的事，費了多少力氣才挽救回來啊！……他坐不住了，便跑到車間去看。

鋼鐵廠的夜是燦爛、美麗的。即使在這陰冷的冬天晚上，遠遠近近的燈火仍然閃爍着迷人的光芒。劉忠義的家住在山頂上，整個廠區的夜景就沿着山脚在他面前展開。在一片繁星似的燈火中，遠處有一塊地方特別明亮、輝煌，不用辨認，劉忠義就知道那是廠裏的溜冰場，大約這時舞會已經開始。望着望着，劉忠義似乎隱隱聽見那遙遙飄來的音樂聲……“有空去瞧瞧熱鬧倒不錯呢！”這音樂聲禁不住引起他這麼想。可是，劉忠義還是一直朝車間走去。

到了車間，已快八點半鐘了。檢修工作在繼續着。劉忠義心中有事，一眼就瞧見了二輛大平車，滿滿冒尖地裝着東西。他趕攏去一看，發現上面裝有爐前水箱六個，爐後扁鋼錠、扁鋼錠模十多根，看樣子還是能用的；另外車間有些水箱、鋼錠模，吊車還正在一股勁往外吊呢！

“好傢伙！水箱幾千萬元（舊幣）一隻，扁鋼錠模千多萬元（舊幣）一根，把好好的東西當廢物往外甩！這不是安

心傾家蕩產嗎！”

劉忠義急着問是誰喊吊出去的。一個工人回答說，扁鋼錠和扁鋼錠模是車間調度室總工長喊吊的，水箱是爐前檢修工長喊吊的。

劉忠義連忙叫停一停，等他去找車間設備主任問問。設備主任正在房裏下象棋呢。

“那些水箱、扁鋼錠模吊出去不要了嗎？”劉忠義站在旁邊，着急地問。

設備主任頭也沒抬，順口答道：

“恐怕不要了吧。”

劉忠義不得要領，只得去問調度室劉工長：

“劉工長，那些東西不要了嗎？”

劉工長的答覆倒是直爽的：

“廠房太窄了，沒地方擺，只好不要了。”

劉忠義本來還想找人問一問，可是往車間主任辦公室一看，沒有燈光。劉忠義沒有辦法，嘆口氣，只得動身回家去。

一路走，劉忠義一路在想：“愛護國家財產是每個公民的神聖責任。黨也再三再四地這樣教育我們。如果我今晚上不管，這些東西今晚上就可能運到碎鋼機處被打爛。”他的心翻騰得很厲害，步子越來越慢了。他像從夢中醒過來似的，發覺自己已走到廠門邊了；他突然止步，轉身快步向車間走去。

“時間還早，”他對自己說：“即使車間沒有人，廠裏的黨委、行政、總調度室總還有人！只要你想辦法，總有辦

法想的！”

車間辦公室這一排房子顯得更冷清了。剛才還亮着燈的房子此刻也滅了燈，上了鎖。可是劉忠義仍然耐性地找尋着。忽然，他聽見漆黑的車間主任辦公室那裏傳來了談話聲。

他跑過去，聲音越發聽得清楚了。他敲着門，喊：

“張主任，張主任！”

門開了，他跨進去，屋內燈火閃耀，原來車間黨、行政、工會、青年團的幹部正在開會呢。

劉忠義講了他的發現，加上說：“目前我們車間正在反浪費，報紙批評了不多久，別人看見我們又在甩工具，車間又會挨批評的！”

“你的意見很好。”車間主任說，“你找調度員去檢查一下，如果車上有還用得東西，就吊回來。”

等到把一切跟調度員交代清楚，劉忠義從車間動身回家時，已是晚上十點過了。

第二天，劉忠義進車間一看，不覺大吃一驚：原來昨天晚上只從車上吊回來了水箱，其餘的東西仍然吊出去了。他匆匆趕到碎鋼機那裏去查問：扁鋼錠和扁鋼錠模一樣僅剩下五根，其餘都被打碎了。管碎鋼機的工人對劉忠義提了一大堆意見：“你們這車間真是難得說！常常把好好的材料、工具吊來，我們不打又無法處理，打碎它呢，又覺得可惜：這些東西都是花錢買來的呀！……”

劉忠義奔到廠長室、黨委會去反映了這情況。

電話打到車間來了，叫派人快去檢查。隔了一陣，劉忠義放心不下，又到碎鋼機那裏去問：管碎鋼機的工人告訴

他：“你們車間的劉工長剛才來過了，他看了看，說這些鋼錠、鋼錠模要不得了，還是叫打碎！”

劉忠義又氣急敗壞地跑回車間來，向車間主任講了，車間主任才寫條子叫調回來。劉忠義還怕事情不牢靠，又找爐前的工長張文金、爐後的蘇德清老師傅研究，都說那些吊出去的扁鋼錠模完全是好的、新的、可以用的。

劉忠義沒去找劉工長，可是這時劉工長却一頭鑽出來，找着了劉忠義。劉工長陰沉着臉，對劉忠義說：

“劉忠義，你反映意見是對的。說這不對那不對，難道你就沒有錯的地方！你說說看：爲什麼原先提出叫你把耙了鋼水的模子割乾淨來用，你不割？”

聽劉工長這麼一說，劉忠義可冒起火來：

“對，你說得對。前方打仗要有槍，後方搞生產要有工具。我們訂計劃要的氧割刀、氧氣表，直到現在都沒個影，你叫我拿啥去割？再說，我和周開雲兩個電焊工，担任全車間的工作，一個月要加十幾次班，你哪陣見我空過！”

“就說那些鋼錠模吧，”劉工長轉了口鋒：“我看不能用了，你偏說能用。我是工長不知道你知道？又是你對？”

“能用，是好的，我們研究過。”劉忠義針尖對麥芒地頂上去。

“我看，”劉工長讓了步：“最多只有兩根是好的。”

說着說着，兩人就吵起來。

劉工長見人越圍越多，就把劉忠義拉開，放低聲音，又像是勸解又像是教訓地對劉忠義說：

“有意見慢慢提。鐵冷了打不得，話冷了說得的。我們

吵起來別人看了多不好！……年輕人說話態度該好一點。”

劉忠義聽見劉工長盡談些彎彎拐拐的話，又嚷起求：

“你說鋼錠模只有兩根好的，我們一起到碎鋼機那裏看看去。”

到了碎鋼機旁的廢鋼鐵堆，劉忠義把剩下的鋼錠、鋼錠模一根一根指給劉工長看。劉工長沒有話說。跟着，車間派車子來把這些東西搬回去了。

就在這天下午，車間黨支部召集了工長、職能幹部的反浪費大會。會上，劉工長作了公開檢討，劉忠義得到了表揚。

於是，這個一向愛護國家財產、堅決與浪費現象作鬥爭的年輕人的故事，便在全廠工人中流傳開了。

（楊本泉）

江禮明的節約倡議

在西南鋼鐵公司一〇一廠廠區裏，近來常常看到一羣工人，在業餘時間拿着鋤頭、鐵鍬，熱情地在挖掘廢鋼鐵。這項有重大意義的工作，是由青年軋鋼工人江禮明倡議發起的。

去年，江禮明參加了團委召開的青年職工大會，在會上聽到老工人周占元報告自己與周圍浪費現象進行鬥爭的動人事蹟，這使他受到了很大的教育。江禮明心裏想：“這種愛護國家財富，勇於向浪費現象進行鬥爭的優秀品質，正是我們該學習的！”從此，他在生產中就時刻重視節約和反對浪費。

今年一月，江禮明參加廠裏舉辦的反浪費展覽會，做解說工作。由於他清楚地看到：一年以來，廠裏如何由於產品報廢，或者是不愛惜原材料，動不動就造成上百萬元的浪費，感到非常痛心。單是煉鋼車間去年平均每天就有八噸鋼水被混在鋼渣裏傾倒到渣堆去。因此，他向觀眾解說這些情況時，就和參觀者的感情一樣：“這些都是我們辛辛苦苦勞動的成果啊！多麼可惜！”他每講一次，心頭就難過一次。特別是在展覽期中，這種報廢和浪費的情況還繼續着，經常有人把廢鋼抬來展覽，他簡直忍耐不住了。

一天，江禮明碰到運輸科工人陳少金，談起反浪費的事

來。陳少金說：“反浪費，我看首先就該反一下我們廠裏到處埋着廢鋼鐵無人過問的事！”這句話打動了江禮明。他連忙問：“埋得有多少？埋在哪裏！”陳少金不滿地回答：“算啦。我們早就反映過了，就是不解決問題。”

江禮明在回家的路上，邊走邊想：礦石、原材料是經過多少人勞動得來的，煉成鐵，煉成鋼多不容易啊！我們怎能眼看着生產上需要的鋼鐵埋在地下銹爛不管呢？他越想越覺得自己有責任把事情弄個清楚，碰到熟人就打聽廠區內哪些地方埋有廢鋼鐵。工人們都熱情地向江禮明提供綫索。

反浪費展覽會結束的那一天，廠的黨委收到了江禮明的一封信。信上寫道：“……反浪費運動深深地教育了我。我是小型軋鋼場的工人，最近我了解到在我們廠區裏，埋有很多廢鋼鐵。這些都是我們生產上很需用的鋼料，任其銹爛掉，對國家是很大的損失。我建議當前發動全體職工開展一次挖掘廢鋼鐵運動。今後各車間還可以成立反浪費的組織，領導經常進行反浪費鬥爭；教育每個職工自覺愛護公共財富，重視質量，樹立節約觀念，反對亂丟亂甩作風。”

這個倡議立即得到黨委的重視和支持。各車間的工人們也都談論着這件事情。各場傳達黨委的在業餘時間開展挖掘和收集廢鋼鐵運動的號召後，職工們都紛紛行動起來，自動成立了“挖掘廢鋼鐵突擊隊”、“節約小組”，展開了挑戰應戰。挖掘廢鋼鐵的運動在全廠範圍內開展起來了。

在每班工人業餘的時間裏，特別是星期天，有很多的挖掘隊伍在各場周圍出現了。他們有的在找綫索，有的在緊張地挖掘着，“寶藏”真豐富啊！大的有已銹爛的機器、大飛

輪、鋼軌、鐵塊等各種材料。小的他們就幾人抬，大的就用繩子拉。青年小伙子們幹得特別起勁。團員劉忠義帶動了全組參加，他自己吃飯時還發動給他送飯的家屬去搜檢廢鐵；鋼軌場團員蕭榮成和全組同志，到現在已經挖出三十多噸了；一場六十多歲的老工人王安號常常熱情地跑來跑去給大家指示綫索；機工場冷青山節約組挖得起勁時，脫了衣服幹，一次，挖下地好幾尺深，把埋了多年的廢鋼都挖出來了；鋼軋鍛工組，一開始兩小時就挖了十四噸廢鋼鐵。

挖掘工作一天天地進展着，目前，全廠已挖出了四百二十多噸廢鋼鐵了。

在公司團委召開的表揚江禮明的大會上，黨委書記號召大家：“我們要繼續挖掘廢鋼鐵；同時還應更進一步在生產上去節約原材料。”這提醒了大家：要為祖國節約更多的財富，光靠挖現成的，不注意堵住生產中的浪費是不行的。會後就有很多人寫信給黨委、團委揭發生產中的浪費現象或提出節約的建議。在黨的教育下，全公司工人為祖國節約財富的熱情正在上漲着，反浪費的鬥爭正在深入地展開。

（青年團重慶市委員會通訊組）

青年工人吳國臣和他的 “大型紙柏輥”

六零一造紙廠修配車間三級鉗工、青年團員吳國臣試製“大型紙柏輥”成功了。

“大型紙柏輥”是超級軋光機上的重要零件，對保證紙的光滑度和緊度起決定性的作用。這種紙柏輥過去是向資本主義國家買的，解放後，要購買新的很困難。

六零一廠超級軋光機上的“大型紙柏輥”是從一九四六年開始用的，每用一段時間必須將紙柏輥上的凸凹不平的地方車修光滑，以保證紙的光滑度和緊度。這樣，一次又一次的車修，紙柏輥越來越小，再不換新的就會影響紙的質量。早在一九五一年，造紙車間工人就提出了這個問題。行政上也積極設法到北京、上海等地去找尋訂貨的線索，但一直沒有着落。

在那些日子裏，人們的焦急等待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每逢車修紙柏輥時，就會聽到：“小心！車少點。”如果有人提起：“車少了，不光滑，不能保證紙的光滑度和緊度，那能行！”的話時，就會有人反駁：“車多點好是好，但以後買不到新的怎辦？”修配車間的工人就這樣小心翼翼地車修着這個稀有的“寶貝”。可是，無論怎樣小心，紙柏輥還是一次又一次的變小了。這個問題像一塊沉重的石頭一樣壓在

工人們的心上。一九五二年初，吳國臣剛調到修配車間學鉗工，也和其他工人一樣，爲這個問題焦急不安。吳國臣心想：“應該想個辦法來解開生產上這個疙瘩呀！”可是，一想到自己剛剛開始學鉗工，甚麼都不懂，能想個啥辦法呢……心裏又猶豫起來。但另一個想法使他增加了勇氣：“這些機器、工具還不是前一輩人用艱苦的勞動創造出來的！只要不怕難，甚麼事都能做成。”後來他又聽說上海能用油壓機製造四十多吋長的小型紙柏輥，但廠裏沒有這種設備，上海又不能製造廠裏所需要的“大型紙柏輥”。吳國臣向自己提出問題：“難道除了用油壓機就不能想其他辦法做麼？小的可以做，難道大的就不能做麼？”他肯定地回答：“一定可以做，下決心試一下。”

自從他下決心要想辦法製造紙柏輥，就開始和老師傅們研究紙柏輥是用甚麼材料做的，可是誰也沒把握。這時，他回想起在剛到修配車間時，看到從紙柏輥上車下來的碎片，曾向王聰德老師傅建議：“紙柏輥上車下來的是紙，我們爲甚麼不可以利用這些廢紙回爐呢？”吳國臣開始集中思想在紙柏輥是否用紙做的這個問題上。

日子過去了好幾個月，吳國臣苦心思索了多少個黃昏和深夜，仍然無法判斷紙柏輥是不是紙做的。“紙是軟的，怎能套到地軸（紙柏輥的鐵心）上面去呢？”王老師傅這一說，使吳國臣更加懷疑紙柏輥是用紙做的。

這時，正逢廠裏大檢修，工人們又都在耽心紙柏輥的壽命了。吳國臣想：“光耽心有啥用？要想辦法呀！”“難道真的無法判斷紙柏輥是用甚麼材料做的嗎？”吳國臣不願、